

大易集義

二

作用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蓋保合天地之大
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乾之六位自古自今隨
在隨足何嘗不成但人不能明乾之終始故自
見其不成其實六位元不曾損壞也苟大明乾
之終始則事事物物中六位歷然未林列應時俱
成更无漸次紀聞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
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
是過聖人之旨深哉通書

伊川先生曰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
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不足
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天行之健也易傳
○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

中矣

周行
已錄

橫渠先生曰道行也所行即是道易言天行健天
道也易說。又曰聖人神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
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廣平游氏曰至誠无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
之純是也未能无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

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

中庸解

漢上朱氏曰易者象也有卦象有爻象象也者言乎象者也言卦象也爻象動乎內言爻象也夫子之大象別以八卦取義錯綜而成之有取兩體者有取互體者有取卦變者大槩象有未盡者於大象申之天所以爲天者健也萬里一息其行不已君子以是自彊不息不敢橫私其身也夫不息則又又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乾言不息配天也坤言厚德配地也兩者誠而已矣獨於乾言誠者誠天之道也

三四

易文一

四七

形

新安朱氏曰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天乾卦之象也九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問天行健如何先生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

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
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
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又一晝一夜
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
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
因爲董
銖言天
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銖未達先生
曰如弄腕珠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
少息矣。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一天
今日又行其實是一天而行健不已此所以爲
天行健。又衛德明問天以氣言之則一晝一
夜周行乎三百六十度以理言之則於穆不已

无間容息豈不是至健先生云他却不如如此說
只管去自強不息上討。又通書乾損益動
義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
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
無以行無用則體無以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
蔣兄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先生云是他天一
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
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
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
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轉運周流无一時

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
然不息。問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健
而无息之謂乾乾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二
者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
健而无息非性何以能如此問以主宰謂之
帝孰爲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
之物自然如此轉運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爲之
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到也
因舉莊子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一段而曰它也
見得這道理又晦庵感興詩曰吾聞包犧氏爰初
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
一息萬里彝俯察方儀靜儼然千古存悟彼立
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東萊呂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
卦象中皆言卦名如地勢坤雲雷屯之類獨此
卦不言乾而言健蓋非健不足以盡乾道之大
君子體乾正在自強不息當看自之一字。又至
誠无息解曰誠自成也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
以天故无息前此蓋疑而其動以天一句下文
去无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既曰无

息者誠之體則其動即天也若下以字則已是不息所以體誠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伊川先生曰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易傳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伊川先生曰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易傳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伊川先生曰進退動息必以道也易傳。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張繹所錄

三十三

易傳卷一

五十一

辰

廣平游氏曰終日乾乾反復於道也反復宜與復卦之反復同釋終日乾乾行事之時而曰反復道何也蓋君子之行事雖汲汲皇皇而易簡之理未嘗離也亦行其所无事而已九三在下體之上將離人而天矣故有反復道之象若夫聖人作而萬物觀則天德之所為確乎能其事而已矣雖有為而未嘗為反復不容言矣易說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易傳橫渠先生曰或躍進退皆可在淵者性退也故指

其時而言也

易說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伊川先生曰大人之為聖人一字之事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

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

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

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九五大人造也造

成就也或謂造為至義亦可大人成性則聖也化

化則純是天德也責人若大人則學可至也位天

德則神神則天也故不可以神屬人而言莊子言

三十一

易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神人不識義理也又謂至人真人其辭險窄皆无

可取孟子六等至於神則不可言人也

並易說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盈則變有悔也

易傳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明道先生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此乃

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方錄

伊川先生曰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

先則過矣

易傳

漢上朱氏曰夫子小象辭也晉太史蔡墨曰在

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在乾之同人曰見龍在田
此繫辭所謂乾一索再索三索陸續所謂初九
九二也初九變坤下有伏震潛龍也陽氣潛藏
在下之時立曰昆侖旁薄幽也二居地表田也
坤變為離離為文文章炳明見龍也龍德而見
如日下照施及於物者普矣立曰龍出乎中龍
德始著也三變離兌日在下終日也初九九二
乾乾也初九始正也九三終正也終則有始反
復乾乾動息不離于道者也三則極極則反反
則復非終日乾乾能之乎立曰首尾可以為庸

程顥曰終日乾乾對越在天蓋上天之載無聲
臭也初二三有伏震震為龍為足五為坎九四
變離兌兌為澤澤淵也足進乎五或躍也伏震
為龍退而在淵也九居四履非其位宜有咎進
則无咎堯老而舜攝舜老而禹徂征之時乎立曰
東動青龍光離于淵程頤易傳曰量可而進適
其時則无咎九五坎變離離為飛乾為天離淵
而飛在天也離為目見也九五動九二大人應
而往造之利見大人也立曰龍幹于天長類牙
疆上九變兌兌為毀折亢滿之累也盈極則虛

不可久也。玄曰：南征不利，九陽剛之極，乾天德在萬物之先，復用陽剛之極，則剛過矣。人所不能堪也。九六陰陽之變也。九變則六六變，則九九六相用，剛柔相濟，然後適乎中。關子明曰：以六用九，易傳曰：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伏爻何也？曰：京房所傳飛伏也。乾坤坎離震巽艮兌相伏者也。見者為飛，不見者為伏。飛方來也。伏既往也。說卦巽其究為躁卦，例飛伏也。太史公律書曰：冬至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此論復卦初爻之伏巽也。

新安朱氏曰：反復重複踐行之意。可以進而不必進也。造猶作也。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

東萊呂氏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無端，故无息也。蓋謂進退皆在道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則非也。萬物

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伊川先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

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之義也正

者幹事之用也傳○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

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无

人曾解來乾健坤順之類亦不曾○陰為小人利

為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

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

善也張繹所錄○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

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

斯可矣○可欲之謂善便與尤者善之長同理呂與

叔東見錄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伊川先生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法於乾之仁

乃為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此而效

之謂之體嘉會足以合禮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

也不合禮則非理豈得為嘉非理安有亨乎利物

足以和義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

利物者乎貞固足以幹事貞固所以能幹事也君子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易說

廣平游氏曰道者天也道為萬物之奧故足以統天仁者人也仁為眾善之首故足以長人猶

之萬物發育乎春而震為長子也大為之制經為三百曲為之防詳為三千要皆歸於大中而

已故曰嘉會足以合禮猶之萬物相見於夏而離為文明也義主於刻制而利不生於其間則

不和先王之義勞之乃所以逸之故民至於忘其勞殺之乃所以生之故民至於忘其死蓋利

之實行乎其中矣故曰利物足以和義猶之萬物凋悴於秋而說言乎兌也事以智謀物以智

創智而不貞則事不立貞者正而固也謀之不正則異議得以屈之守之不固則眾力得以傾

之豈事之幹邪故曰貞固足以幹事猶之萬物終藏於冬而成言乎艮也君子行此四德則乾

道在我矣故曰乾元亨利貞 易說

漢上朱氏曰文言者錯雜四德六爻反復成文設

爲問答往來相錯亦文也故太玄準之以立文
天地之大德曰生元者生物之始善之長也其
在人則仁也亨者天地之氣通衆美之期會也
利由屈信相感而生或屈或信各得其宜義者
宜也語義則利在其中矣貞正也在物則成也
玄所謂水包貞也有德乃有事德不正則事不
立立事之謂幹唯仁者宜在高位故君子體仁
足以長人九長於人皆長也物不可以苟合必
致飾焉故嘉會足以合禮嘉會如嘉魂魄是也
利順物理而行之各得其所欲者也故利物足

以和義守正堅固不爲萬物之所撓奪乃能建
立庶事故貞固足以幹事君子剛健不息行此
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張載曰天下之理得元
也亨會而通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新安朱氏曰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
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去元者善
之長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
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
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
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

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
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
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木之
身枝葉所依以立者也君子體仁以仁爲體則
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
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
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
也故足以爲事之幹君子行此四德者非君子
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此第一節
申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
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
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詞蓋傳者欲以明此
章之爲古語曰。問文言四德一段先生曰元
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
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
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
故於時爲春於人爲亨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
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
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
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无一物

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小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周子遂喚作中利者爲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理至此无不得宜故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自著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无不正故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爲我之骨我以之

爲體仁皆從我發出故无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皆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无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无不和蓋義是斷制裁割底物若似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无乖戾而各得其和所以爲義之和也蔡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懷刻而不和不可徒義滔着此利則和如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

義是苦物恐人嫌須着此利令甜此不知義之言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无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幹事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爲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榫幹令人築墻必立一木於土中爲骨俗謂之夜叉木无此則不可築橫曰榫直曰幹無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故曰乾元亨利貞他把強自當君子。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痲疾痛舉切吾身故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會而通也通有交之意嘉會猶言慶會會通而不嘉者有矣如小人同謀其情非不通也然非嘉美之會又安有亨乎利者義之和和合於義即利也利物足以和義蓋義者得宜之謂也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即所謂利則利之行豈不足以和義乎貞者事之幹徹頭徹尾不可欠缺人之遇事所以頽惰

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此所謂貞固足
以幹事又言四德大槩就人事言之自君子體
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以繫之曰君子行此
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問元亨利貞乾之
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然亨却是禮次序却
不同何也先生曰仁義禮智猶言春夏秋冬。

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
有次序到發見時隨感而動却无次序。生底

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嘉會是禮收

是深

字藏不測是智。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

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而彖辭文言皆以
為四德其常疑如此等類皆是別立說以發明
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馬之貞則發得不甚相似
。問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元亨利貞皆善也
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易
中言元者善之長說得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
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
事說做知覺却是无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
如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伊川語錄中說仁
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

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亞夫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只是先生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精淳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自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問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一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只答云只爲是一箇問黃直卿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且如這箇棹子安頓得恰好時便是仁蓋无乖戾便是生意窮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

生意故曰仁者與物无對以其无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如此體仁便不是生底意思掉子安頓得恰好只可言中不可謂之仁元只是初底意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鷄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有仁底意思在一身觀之元如頭身便是手足利便是膏腸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大瞭分明了又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若以一歲之體言之則春便是元之元然所謂首夏清和者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問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

久之復曰正如天官冢宰以分職言之特六卿之一耳而曰建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卿也。○問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則亦元之為耳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以用言之則元為主以體言之則貞為主。○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之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无生物氣象但生

在且如陰陽其初亦只是一箇進便喚做陽退便喚做陰。○又曰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仁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也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

不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
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
問亨者嘉之會先生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
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都來湊會嘉只是好處
會是期會也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
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先生曰嘉之
會衆美之會也如萬物之長暢茂蕃鮮不約而
會也君子能嘉其會則可以合於禮矣如動容
周旋无不中禮是也利是義之和處義有分別
斷割極於不和然行而各得其宜是乃和也君

子之所謂利也利物謂使物各得其所非利之
和也幹猶身之有骨故板築之栽謂之楨推此
可以識貞之理矣○嘉會雖是有禮後底事然
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說到那禮
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物時未說到和義
在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會字說道
是那萬物一齊發見處得他盡嘉會便是如只
一事兩事嘉美時未爲嘉會會字張稌光用齊
字說說得幾句也好使物各得其宜何利如之
如此便足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說

戰國時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利字也有那老蘇所謂无利則義有那慘殺而不和之意蓋於物不利則義未和。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和也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他說得糊塗如何喚做和合於義四句都說不力。利物足以和義義斷是非別曲直近於不和然是非曲直辨便是利乃是和處也。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曰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

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不云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也安得云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身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幹。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仁只是箇道理須着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覺見不是。文言上不

必大故求道理看來只是協韻說將去

繼之者善也元

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者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不一截

事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之長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會也好底會聚也義者宜也利即義也萬物各得其所義之合也幹事事之骨也猶言體物也看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其處剝之為卦在其處

乾天也一段在其處

近成一片不然則不

貫通少間看得如此了猶未是受用處在。趙致道問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

甘吉甫問性與天道先生云譬如一條長連底物事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者為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問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為利却成在第三曰禮是陽故太極圖之仁義禮智猶東西南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一箇

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

東萊呂氏曰利者義之和也老蘇之說不合分利義為兩涂蓋義之和處即是利也苟有徒義徒利之辨則非矣。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世人分為二故君子體而為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既行此四德即是乾也非止體乾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易傳曰比而效之謂之體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為人不能合故必比而效之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比而效之之謂也體仁

三四二

易文

六七

文義

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又曰貞固足以幹事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蓋錯認朴拙為貞固耳殊不知世所謂疏通者雖能趣辦目前然不貞不固終必敗事故惟貞固者為能幹事也。○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豈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愛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明道先生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
非已之私也

劉絢過汝所錄

伊川先生曰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易傳橫渠先生曰孔子喜弟子之不仕蓋為德未成則不可以仕見行而未成者也故潛龍勿用德而未顯者也不成名不求聞也養實而已樂行憂違不可與德者語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人不為

三十一

易集義

六十八

易義

沽激之行以求時知依乎中庸人莫能知以此自信不知悔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无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已而已不暇及人者也並易說。用則行舍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能。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並正蒙廣平游氏曰龍德而隱故不易乎世龍德而正中故曰善世而不伐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

而无悶確乎其不可拔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不爲矣非伯夷柳下惠之徒何足以
與此若孔子則聖人之時不專於勿用也其易
世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
易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辟世者若伯夷待天下之清是也
非遯世无悶確乎其不可拔不足以與此。孔
子之門唯顏淵閔子未嘗仕蓋隱而未見也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於二子見之
矣並語解

藍田呂氏曰不易乎世與孔子所謂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也之易同孟子云夷子思以易天下
亦然不成乎名與博學而无所成名同

漢上朱氏曰乾之變化龍德也初九變坤坤謂之
潛龍龍德而隱者也初之四變九爲六易世也
初九隱伏不易乎世也易如天下有道吾不與
易也之易歷有元會運世世者辰也初九子之
四易午政曰易世震爲聲巽見震伏不成乎名
也二爲中二動爲庸初九依乎中庸初之四成
兌說遯世而无悶也初九變不正不見是而无

悶者舉世非之而不加損也之四行也先說樂也樂則行之也退而失位爲憂憂則退違之也巽爲木在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初九一爻之四或曰遯或曰行何也曰自依乎中庸言之二陰遯也自初九之四言之行之也此所謂曲而中也

新安朱氏曰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六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也。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而未

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他要說處便說不必專說人事天道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易如一個鏡相似看甚物來都照得如潛龍只有個潛龍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見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了然會看底孔子說也活

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又曰須知
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着事物
包含是說箇影象在裏无求不包

東萊呂氏曰遯世而无悶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
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
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慮也故中庸曰遯世
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樂則行之憂則違
之則之一字須子細詳看九人當樂當憂或爲
利害牽制或爲私意所奪如何便行得違得惟
聖人則便行便違也則便也此見聖人所爲无
滯礙處。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二者最難兼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濂溪先生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也靜无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
也邪暗塞也故誠则无事矣

通書

伊川先生曰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 在卦之正中
爲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无
過之地則惟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

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皆大人
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

易傳

○敬是閑邪之道

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

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

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

也

劉元承
手編

○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

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暢潛
道錄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

存着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

存着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

二九三

○為德義

七二

志

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着

甚工夫但唯是動容貌整思

一作心

慮則自然生敬

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

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

此則自然天理明○閑邪則固

一有主字

一矣然能

一作

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

如何

一作行

主一者无他只是整齊

一作莊整

嚴肅則心

便一一則自是无非僻之好此意但涵養久久則

天理自然明○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

室藩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

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脩其藩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並入關語錄

○如何是閑邪非礼而

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呂與叔錄

橫渠先生曰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而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忽焉前後也○德博而化言化物也以

其善世即是化也善其身自化也兼善天下則是化物也知化則是德化聖人自化也化之况味在學者未易見焉但有此次序

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

亦閑邪存其誠而已

語錄

監田呂氏曰皆乾也九二之中君德也九五之中天德也君德使民有所視效故曰見天德卓越積盛而至不可階而升故曰飛人倫者天下之常道百世所不易大君所先治也九二人道之極而位正中惟人倫之為務故庸言之信

行之謹九二成德所以常久而不敝在乎閑邪
不伐而已初潛學也二見用也三乾乾四或躍
離乎人而未至於天也五絕羣離類位乎天也
上過則亢大成若缺則不至乎亢以有悔也

漢上朱氏曰九二之動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者中
之用也二之五允爲口爲言上行爲行言行之
言中庸而應庸言之信也行中庸而正庸行之
謹也言行變化不失其中故謂之庸初九九三
上下正閑邪也九二動正中存誠也誠自成也
非外鑠也閑邪則誠自存猶之煙盡火明波澄

三頁

易卷九

十一

何本

水靜閑之者誰與莫非誠也言信行謹閑邪存
誠其德正中自二之五善涉乎世矣然且不自
伐以正中而遊人間者也允隱矣二不行矣不
聞其言不見其行不伐也德施而光普博也文
明而巽化也唯至誠爲能化其德如是宜之五
爲君也是以利見九五之大人故曰君德五君
位也顏子擇乎中庸而弗失之夫子告之以爲
邦九二君德故也

新安朱氏曰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
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无射亦

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爲九二也。庸
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恁地猶自閑
邪存誠便是无射亦保雖有馱斃亦當保也保
者持守之意。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脩辭
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自別閑邪存誠不大段
用力脩辭立誠大段着氣力乾之九二處得其
中都不着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
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已若九三則剛而
不中過而危故有乾乾之戒。利見大人君德
也兩處說這個君德故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
二孔子怕人道別是个大人故如此互相發明
使三百八十四爻皆恁地湊着豈不快活人只
是中間多有湊不着底不可曉。利見大人君
德也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別討一个大
人所以去這裏說个君德也兩處皆如此說龍
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德
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却說得這個大人做兩樣
又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
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
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

入便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
今夜用須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
賊。新安朱氏太極圖義誠者聖人之本詳見
易有太極下。又通書誠下義聖人之所以
爲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又
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
順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
行脩矣又方靜而陰誠固未嘗无也以其未形
而謂之无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
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无則至正而已動有然

後明與達者可見也又曰非誠則五常百行皆
无其實所謂不誠无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
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又曰誠則衆理自然无
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問九二閑邪
存誠與九二修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自別
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修辭立誠大段着氣力
又問修進德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修業
不但爲一身欲有爲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
東萊呂氏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庸者常也惟常言常行自得正中之義又曰

閑邪存其誠誠者中所固有但當於邪字上用
力防之而已懲忿窒慾閑邪存誠尊德性也必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又曰善世而不伐凡人之
功有相敵者則矜伐之心生惟其己之善超邁
於世人莫己敵如此自然不伐又曰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臣位而言君德古人言
君不獨有天下謂之君凡可以濟世長人者皆
曰君可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樂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明道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
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无聲无息其跡則謂
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
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
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
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脩辭立其誠不

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已之誠意乃是躰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唯立誠才方一作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脩辭立其誠文質之義也。○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並李○知至則便意識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言之先見故曰可

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

主終劉○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辭脩誠意立

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朱公

揆○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

知至至之則自无事可奪。入關語錄

伊川先生曰二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為哉

惟進德脩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

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

一無後字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

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

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傳

○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楊遵道錄○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為忠信也○忠信進德脩辭

立其誠所以居業脩立在人

並呂與叔所錄

○知至則當

至之知終則當遂

遂字无

終之須以知之深則行之

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能終之語入關○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

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斲

○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

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存義或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張繹所錄

○或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是覷却堯後學它行

三十一

易六

卷十

禮

事无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知他動容周旋中

禮

劉元承手編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

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

曰知至至之

胡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乾九三脩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忠信所以進德學者止是一誠意耳若不忠信如何進德不驕德當至也不憂業當終也○適在不安之位故曰因其時○求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懈於趨時也知至

極盡其所知也

並易說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

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
同。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
而不固矣忠信進德唯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
无如改過之不吝

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
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
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而
必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為无時
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為仁不主

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為義不主於忠信則
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
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
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為其
亦沒世不能立矣。人而无信以輓輒為喻何
也曰忠信所以進德而義也禮也以信成之人
而无信則中无所主矣以之為仁則斃釐而已
以之為義則踉跄而已為智則誣為禮則偽无
所施而可也輓輒大車小車所恃以行者也而
有信則大德小德所資以進也故輪與雖備而

无輓軌則有車之名而无運行之實人而无信則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然不可入堯舜之道故其喻如此

並語解

龜山揚氏曰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无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語錄。脩辭立誠而剛大之氣形諸外則鄙倍斯遠矣。知至將以至之則見其進矣未至乎終之故未見其止也顏淵知至矣未至乎終之而死故孔子惜之也

並語解

藍田呂氏曰忠信進德如有諾已又知所以充

實之也脩辭立其誠正名是事行其實以稱之也所立卓爾而欲從之知至至之也於德有先見之明也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知終終之也於分有自安之義也

漢上朱氏曰乾剛之德自初至三進德也九三動成巽巽為事業者事之成動而巽脩業也兌為口正以動忠信也忠信所以進德也巽言不離於忠信脩辭也二正誠也巽為股立也脩辭以立誠誠立而其業定脩辭所以居業也初九知中之可至則行而至之初可與乎幾也九三

知中之不可過則動而終之三可與存乎義也
義者時措之宜也。玄曰：諸一則始，諸三則終。二
者其得中乎？是故九三動而弗處，居上位而不
驕也。初九遯而无悶，在下位而不憂也。是時乾
乾者進德脩業立誠以居之而已，非安夫上位
而不去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巽為
多白眼惕也。九三之動危厲也。離日在上為朝
，在五為晝，在三四為日，巽為夕為終日，在三為
暮夜為明入地中，日在三故曰夕惕。

新安朱氏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

脩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
心，然非脩辭立誠，則無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
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
猶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
无咎也。○德者得也，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
箇孝，則為孝之德業，是做得成頭緒有次第了。
不然，汎汎做只是俗事，更無可守。○德者得之
於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裏行出來，方見
得這便是行忠信，是真實如此。進德修業這四
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

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是說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修業最好玩味。○忠信進德便是意識處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有地可據而无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執禦。○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從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為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脩辭立誠又是進德事。○或問脩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就事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

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却脩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忠信所以進德只是着實則德便自進居只是常常守得常常做去。○業只是這箇業今日脩辭立其誠明日又脩辭立其誠。○問忠信所以進德曰忠信某嘗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入之所以一脚進前一脚退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如知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徹去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脩

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又云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因舉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无還心如此方會斷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忠信猶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朋友交而有信之忠信也能實其為善之意自是住不得德不期進而自進猶飢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則所知所行自是而不已居業則只自此住了不去

只看進字居字可見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程也此一段只是說終日乾乾而已。

忠信二字正是中庸之三諸身而誠孟子之反身而誠樣誠字是知得真實了知得决然是如此更擲撲不碎了只欠下手去做在脩辭立誠則是真箇下手去做忠信是知得到那真實極至處了脩辭立誠是做到那真實極至處若不

是真實知得進个甚麼前頭黑淬淬如何地進

得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做那個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无个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虛底道理而已這裏極難說須是合中庸反諸身而誠與孟子反身而誠諸處看舊又有先生說孟子亦是易中所謂忠信非主忠信之忠信也若看不透且待他時看而今正是這忠信所以進德一節看未得所以那脩辭立誠一段也看未得又問所以只說脩辭者只是工夫之一件否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无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事又曰忠信是始脩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問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是在是知得那至處方有个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了終之而不去。問忠信所以進德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既无不誠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无一念之不誠然後有以為進德之地若有不實如捕風捉影更无下工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裏皆實无一毫之偽德方日新矣又問脩辭一言之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曰日日如此是從生至死常如此用二夫无頃刻不相似

本義說見於事者是也又曰知崇禮卑亦此意
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進謂日見
其新居謂常而不厭。問忠信所以進德也脩
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樂也知
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未
是工夫到下面方是工夫否曰忠信所以進德
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
忠信與脩辭立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
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
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

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發生若把个殼下在裏
面如何會發生只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
將耳聽過口說過濟其事忠信所以為實者且
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
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
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
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更見有
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
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
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

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
一日強似一日一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
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
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
幾是見得前面个道理常常存自向前去存義
是守這個義只是這個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可
是心肯之義譬如昨日是无奈何勉強去為善
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為善○問脩業居業之
別先生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脩作時
是脩常常為此是守○進德修業進是要日新

又新德湏是如此業却湏着居修業便是要居
他居如人之居屋只在住這裏面便是居不成
道修些个了便了脩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揀擇
言語的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
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說這個做
兩字明道只做一意說明道這般底說得條直
○問蘇季明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
習只是空言无益質之兩先生何如曰季明是
橫渠門人祖橫渠脩辭之說以立言傳後為脩
辭是為居業明道與言易上脩辭不恁地脩辭

只是如非禮勿言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
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
便是理會敬義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
才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業便是逐日底事業
恰似日課一般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如是
心中實見得理之不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
常恁地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即是忠信脩省
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只管逢
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明道

便只辨它脩辭二字便只理會其大規模伊川
却與辨治經便理會細密都无縫罅又曰伊川
也辨他不盡如講習不止只是治經若平日所
以講習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與應事接物有合
講習或更切於治經亦不爲无益此更是一箇
大病痛。內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
也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着力守之
○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某善之
說雖密不似積字好見德積在此而未見於事
之意。伊川解脩辭立誠

寬字如明道說云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
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
問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曰且如胡說脫空
誠意如何立說一句話是一句的確方立得誠
居業如人住屋子日日如此。明道先生論脩
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來如此動殫流轉
若伊川以篤志解立其誠則緩了。知至至之
此知謂進德者也知終終之此知謂居業者也
進德者日日新又日新進進而不已也居業者
日日守定在此也然必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心
不在時如何脩得於乾言忠信者有健而无息
之意於坤言敬者有順而有常之意。知至至
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
去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
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這便是進德之事進德
是要日新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故說
道可與幾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
與幾進字貼着那幾字至字又貼着那進字終
則只是要守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
此所以下箇居字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着存



